

读史札记

公德与私德

□ 滴水水

《吕氏春秋·先识览·察微篇》记载了子贡赎人、子路受牛的故事：“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初读此文，看到孔子对子贡的批评和对子路的赞赏，有点不理解。子贡在外国(诸侯国)赎了一个鲁国人，尽管法定赎金由国家支付，可他回来后拒绝领取，孔子不但不赞扬，反而批评他做错了，说从今以后，鲁国人将不会从别国赎回奴隶了。子路救起一名溺水者，那人感谢他，送给他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不但不批评他，反而十分赞赏，说鲁国人从此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

掩卷深思孔子的话，觉得孔子真是“见之以细，观化远也。”孔圣人通过两个学生的行为说清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公德与私德的问题。

子贡赎人不领国家的赎金，从私德上说，可谓高风亮节。孔子可不这么看。他看到了子贡的个人行为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影响：“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因为子贡的私德冲击了整个社会赎人的公德。鲁国赎奴金出于府，就是希望整个社会关爱鲁人，集聚春秋时期最重要的人力资源。子贡是卫国富家子弟，本身是儒商传奇的代表人物，赎个人出点钱，举手之劳。而鲁国没有多少人像子贡这样富有。普通百姓赎人，掏不起赎金，到国家领赎金，社会大众又会用子贡的行为对比，导致众多想赎人的百姓，有心无力。由此，子贡赎得一人，众多的奴隶却因赎金问题无人敢赎了。涉及整个大众的利益是公益，做公益的事，是公德。而子贡的私德影响了公德。明代思想家袁了凡在其《积善之方》中分析此事后说：“乃知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身而论天下。现行虽善，其流足以害人，则似善而实非也；现行虽不善，而其流足以济人，则非善而实是也。”子贡此举“似善”而因“其流足以害人”“实非也”。

其实，私德与公德不是对立的，私德是公德的社会基础。孔子批评子贡，不是否定他的私德，而是希望他的赎人善举能被社会推崇，他的私德能推动“鲁国之法”的普及。子路受牛反而受到孔子的赞赏，就是因为子路的私德与公德相融互促。为什么孔子会说“鲁人必拯溺者矣”？就是因为子路的行为会引导整个社会的仿效。公德是需要一个个人的私德积累养成的。子路受人之牛，在春秋时期有利于形成社会公德。我们都认为子路拯溺者而不得受人之牛更好，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拔高道德的标准，似乎利人就不该利己。梁启超在二十年代针对这一社会现象曾专门撰文分析阐述这个问题：近世哲学家谓人类皆有两种爱己心：一本来之爱己心，二变相之爱己心。变相之爱己心者，即爱他心是也。凡人不能以一身而独立于世界也，于是乎有群；其处于一群之中，而与伴侣共营生存也，势不能独享利益，而不顾伴侣之有害与否，苟或尔尔，则己之利未见而害先睹也。故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群，而后己之利亦从而进焉”(《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利人也利己，社会上公德与私德会更加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普通民众才不会闻德不企而离德而去，道德才不会出现尴尬的状况。



有趣的小寒谚语

□ 王婉青

小寒是二十四节气中第二十三个节气。民谚说：“小寒时处二三九，天寒地冻冷到抖”，这说明了小寒节气的寒冷程度。小寒正处三九前后，是气温最低的节气，小寒时节，标志着冬季时节正式开始。俗话说：“冷在三九”，由于隆冬“三九”也基本上处于小寒节气之内，因此有“小寒胜大寒”之说。

谚语说：“小寒大寒，冷成冰团。”根据小寒的冷暖情况，用来作长期预报的谚语有：“小寒天气热，大寒冷莫说”“小寒不寒，清明泥潭”“小寒大寒寒得透，来年春天天和暖”“小寒暖，立春雪”“小寒寒，惊蛰暖”等。根据小寒节气阴雨(雪)情况，预示未来天气的谚语有：“小寒雨蒙蒙，雨水惊蛰冻死秧”“小寒不寒寒大寒”。意思是说，小寒不冷，就预示着大寒要冷。“大雪年年有，不在三九在四九。”“三九、四九不下雪，五九、六九旱还接。”这说的是如果在小寒的时候没有下雪，过年的时候就不会下雪，天气会依然干旱。

“小寒雨蒙蒙，雨水惊蛰冻死秧。”“小寒蒙蒙雨，雨水还冻秧”等，这是在告诉农人们，要提前做好田间地头的农事安排。“今冬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这是说麦苗盖上一层厚厚的疏松的积雪，雪中所含的氮素，易被农作物吸收利用，而且雪水温度较低，能冻死地表层越冬的害虫，来年就会大丰收。类似的谚语还有：“腊月三场白，来年收小麦”“腊月三场白，家家都有麦”“腊月大雪半尺厚，麦子还嫌被不够”“九里雪水化一丈，打得麦子无处放”等。

“数九寒天鸡下蛋，鸡舍保温是关键”“窑坑栏舍要防寒，瓜菜薯窖严封口。”“小寒鱼塘冰封严，大雪纷飞不稀罕，冰上积雪要扫除，保持冰面好光线”等民谚，则是说到了小寒时节，一定要注意鸡舍、牲口棚、鱼塘和瓜菜薯窖的防寒保暖。其实，这些既接地气又朗朗上口的谚语，蕴藏着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也反映了对追求美好生活的渴望。



韦岗战斗新四军参战英雄寻踪

□ 于彬彬 孟宪威



粟裕



王丰庆



董南才

韦岗战斗是新四军挺进江南敌后的首战。1938年6月17日，新四军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15公里处的韦岗设伏，袭击日军运输车队，毙伤日军土井少佐以下20余人，击毁汽车4辆，缴获一批军用品。韦岗战斗的胜利，鼓舞了苏南军民的抗日斗志，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因此韦岗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在抗战史上却有着重要地位。据最新考证，有22名韦岗战斗新四军参战人员的身份得到确认。

将星闪耀：粟裕大将领衔的4名将军

韦岗战斗新四军参战人员中，有4人成为将军，他们分别是大将粟裕、上将钟期光和少将张铨秀、童炎生。

1938年6月15日夜，新四军先遣支队司令员粟裕率部在句容下蜀展开铁道破袭。次日凌晨任务完成后，粟裕决心一鼓作气，打好挺进江南的第一个胜仗。他把目光投向了韦岗。这里岗峦起伏，树木茂密，山脚下就是日军车马往来频繁的镇句公路，是打伏击的好战场。先遣支队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十分赞同粟裕的决定，协助粟裕对战斗进行筹划、组织和动员，选调精干人员组成伏击部队。

在先遣支队向句容下蜀出动前，陈毅见他们兵力单薄，从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抽调人员临时组成一个连，配合先遣支队行动，归粟裕直接指挥。这个临时连连长由第三营第八连连长童炎生担任。根据粟裕的指示，童炎生从连里抽出了4个战斗班，由他亲自带领参加韦岗伏击。

6月17日凌晨2时，参战部队冒雨向韦岗开进，先遣支队侦察参谋张铨秀也在这支行军队伍中。张铨秀是一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全面抗战开始后从延安调往新四军，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侦察参谋，深受陈毅倚重。先遣支队组建时，他被陈毅点名派到了粟裕手下，粟裕感动地说：“陈毅同志把强兵能将都调来给我了。”

韦岗战斗胜利结束当晚，粟裕给新四军军部写了一份报告——《下蜀街街道之破坏及卫(韦)岗之处女战》。报告中，粟裕汇报了奉命破坏京沪铁路和韦岗战斗的经过，强调了韦岗战斗的重大意义，总结分析了我

军、日军在战斗中表现出的优点和弱点，为后来的对日作战提供了宝贵经验。粟裕并欣然赋诗《韦岗初胜》：“新编第四军，先遣出江南。韦岗斩土井，处女姿凯还。”

1984年初，童炎生受粟裕生前嘱咐和镇江市委的委托，重返韦岗，带病登上当年伏击日军车队的山头，现场选定了“韦岗战斗胜利纪念碑”的碑址。同年冬，病重的童炎生从镇江到南京治疗的途中，途经韦岗，当他透过车窗看到远处山冈上已巍然耸立着一座即将落成的纪念碑时，百感交集，为完成了粟司令员的遗愿深感欣慰。

英才济济：13名大校和上校

韦岗战斗新四军参战人员中，有13人成为校官，其中大校8人，上校5人。他们是大校王培臣、朱传保、邹志诚、何凤山、宋生发、黄光裕、孔诚、李云诚，上校钟春山、徐文华、程祥元、董南才、张荣华。另外还有1名参战人员范钦洪，因转入地方工作，未参与授衔。

韦岗战斗中，先遣支队测绘参谋王培臣、见习参谋董南才、机要员何凤山都跟随在粟裕身边。王培臣和张铨秀一样，是从陈毅身边调来的得力干部，韦岗战斗成为他终生难忘的记忆，直到晚年还常常向儿女们提起。董南才当年只有16岁，而他年逾九旬时尚能清晰地回忆韦岗战斗，被誉为“见证韦岗战斗的老兵”。何凤山来自新四军军部，到先遣支队前，叶挺军长见何凤山随身没有武器，当即叫警卫员将他自己用的左轮手枪送给何凤山，并指示说：“任何时候，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离开首长身边。”

当粟裕定下在韦岗伏击的决心后，为了确保首战必胜，决定专门派人再去韦岗一带侦察敌情。侦察员邹志诚自告奋勇站了出来。他利用身材矮小的特点，化装成一名放学回家的中学生，来到敌人汽车必经的路段，把所有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回来后，他向粟裕作了详细汇报，并提出了具体的作战建议，受到粟裕的表扬。

程祥元是与童炎生搭档的第二团第三营临时连的政治指导员。韦岗战斗前夜，程祥元、童炎生带领连队参战人员投入紧张的战前准备中，忙得不可开交。程祥元看着生

想起童年“芦花靴”

□ 杨汉祥

“芦花靴”虽是粗陋之物，但也有大小宽瘦多种“型号”，以便适合大人小孩以及各种脚型的人穿着。当时也有一些农村老人在寒冬前专门赶制一些“芦花靴”当商品，然后拿到集市上出售。记得那时候一到冬天，在我老家小镇的集市上以及街头路口，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老农肩头背着用绳子连成一长串的各式“芦花靴”叫卖，其价格却十分便宜，一般只是几毛钱一双。即使在那“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里，老百姓买卖别的东西都有人来管，唯独卖“芦花靴”却无人干涉。大概那些“执法”者也知道，没了“芦花靴”，很多人的双脚就无法抵御冬天的严寒。

其实“芦花靴”制作或买回后还不能马上穿，先要在其粗硬毛糙的靴口沿上缝包一层厚厚的棉布，这样靴口沿就变得柔软了，人穿在脚上也不会被刺疼。讲究一点的人还在鞋底里垫上厚厚一层布絮鞋垫，这样脚穿进去就更舒服。人们穿上“芦花靴”，远远看去，毛茸茸的，像踩在两只长毛兔上。穿着它哪怕是滴水成冰的天气，双脚也很暖和，感觉不到一丝寒意。它既保暖又透气，很受人们的欢迎。即使有脚汗的人，穿上后

也很少感觉到靴内有湿气。

那时冬天，在乡间穿“芦花靴”的人特别多，连一些刚学会走路的幼儿，脚上也套着一双嵌有花花绿绿布条的小“芦花靴”，看上去特别有趣也格外可爱。记得我上初中时，由于在上学路上行走不便穿“芦花靴”，家人为了让我在上课时双脚不受冻，就专门买了一双“芦花靴”让我带到学校，平时放在课桌抽屉里，到上课时就换上这双“芦花靴”。当时一些“坐办公室的公家人”冬天也会在自己办公室里放上一双“芦花靴”，坐着办公时穿。

“芦花靴”虽然是抵御严寒的好物品，但也有些弊端，比如，只限于人们在休闲或静坐时穿着，因为其毕竟难登“大雅之堂”；又如，穿上“芦花靴”就走不快路，而且这鞋很容易坏，尤其不能浸水，浸了水即使晒干后其保暖性能就大大下降。当时也有一些

率第三支队侦察连参加先遣支队，任连长”。

韦岗战斗中，温国德与日军少佐土井展开了英勇的搏斗。陈毅在《纪念我们的死者》中写道：“在先遣队第一次有名的战斗中，解决敌酋土井少佐，也是从马路纠缠，滚到水田内，夺过敌人手中的军刀，才将敌酋刺死，水田为赤。这是三支队的温参谋开辟了 this 光荣的先例”。张铨秀、王培臣也目睹了这惊险的一幕，他们看到“两个人在水田里翻打着，后来掉进几米深的沟里”。

温国德最后的牺牲地点是在句容白兔。韦岗战斗结束当晚，新四军参战部队撤至白兔宿营。在战斗中负伤的温国德被抬到宿营地后，因伤势过重，长眠于此。

先遣支队第二连第一排第一班班长钟辉春也是韦岗战斗的牺牲者之一。当新四军伏击部队冲上公路时，日军大尉梅泽武四郎躲到被击毁的汽车下顽抗，愤怒的战士们群起向他射击，钟辉春就在此时被子弹打断了腿骨。战斗结束后，钟辉春被战友们抬上担架转移，但因流血不止，牺牲在了途中。

韦岗战斗胜利的消息传到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驻地镇江白堰，支队敌工科科长、著名作家丘东平为错过了这场战斗而懊恼不止——他原是先遣支队的一员，不久前刚被调到第一支队。此时，他恰巧碰见了刚刚参加韦岗战斗归来的支队民运科科长王丰庆，立即抓住王丰庆进行了采访，很快写出了以韦岗战斗为背景的报告文学《截击》。王丰庆也被丘东平写进了文章里，因战争年代保密需要，丘东平隐去了他的名字，称之为“民运科长王××同志”。

韦岗战斗后，王丰庆在镇江、句容、丹阳等地区参加建党、建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工作以及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40年11月10日，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独立一团团长的王丰庆，在武进吊桥村为掩护苏皖区党委书记邓振询突围，率部死战，壮烈牺牲。2015年8月，王丰庆荣列全国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

时任新四军第四团第一营第三连连长的林少克也亲历了韦岗战斗。解放战争时期，林少克已成长为著名的“老虎团”——华中野战军第一师第三旅第七团团长。1946年9月6日，他率部参加苏中战役海安战斗，在靠前指挥时，被敌人的炮弹击中，壮烈牺牲。

英雄无名：大多数参战人员没有留下姓名

新四军参加韦岗战斗的部队，计有6个战斗班、1个机枪班和1个短枪班，人数在七八十名。以上所列22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没有留下姓名的参战人员，绝大多数应该是牺牲在了争取民族独立自由和人民解放的战场上，随着岁月的流逝，已难以考证。

英雄无名，丰碑永存。韦岗战斗新四军参战勇士们的英名和勋功，早已融进了共和国鲜红的旗帜里，回响于神州大地壮美的山河间，镌刻在巍峨高脊的韦岗战斗纪念碑上，永远为人民所怀念。



精明的农户，为了防止草绳靴底被水浸或靴子不耐磨，还想出了令人叫绝的办法，把靴底放在溶化的柏油中浸蘸一下，从而能有效提高其防水与抗磨损性能。冬天一过，人们便把它晒干并包裹好，存放在家中的干燥处，以备来年冬天再穿。

后来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各种材质的鞋子增多，加上各地芦苇不断减少，制作“芦花靴”的人越来越少，所以“芦花靴”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如今即使在农村，也难得看到“芦花靴”了，不过它带给我的温暖，却一直留在我心里。

